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補編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 / 《四庫禁毀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ISBN 7-200-06020-8

I. 四… II. 四… III. 叢書—中國—古代
IV. Z121.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029768 號

責任編輯:楊良志

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

《四庫禁毀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編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環中路六號

郵政編碼: 100011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團總發行

新華書店經銷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開本: 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1/16

印張: 四〇〇八·七五印張

二〇〇五年八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三〇〇套

書號: ISBN 7-200-06020-8 / K·655

定價: 人民幣伍萬肆仟圓

ISBN 7-200-06020-8



9 797200 060200

補編第二四冊目次

嶺海焚餘三卷

〔明〕金堡撰
民國烏程張氏刻適園叢書本

一

皇明名臣琬琰錄三十二卷(一)

〔明〕王世貞輯
明鈔本

四七

嶺海焚餘三卷

〔明〕金堡撰

民國烏程張氏刻適園叢

書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中興大計疏

為倡義以靖微忠迎駕以襄大計敬進危言仰祈聖斷速定親征之期并列分道出師之勢以佐中興事臣草土餘生遭犬羊游食誓死不屈與原任都督同知姚志卓等起兵餘杭復城擒偽志卓日夜抗戰孤軍無援潛師富陽合鎮臣方國安連兵再進臣幾死虜手棄家入越會諸義師鎮臣鄭遵謙等文臣章正宸等即共事義興以圖恢復魯藩錄臣微勞加臣職方正郎不受臣竊惟今日大建義旗具任君臣之義華夷之防屬有秉彝孰無憤厲至臣鮮民抱痛禮不言兵而咫尺松楸為腥羶盤踞欲終廬墓其路無由則舍沙場片地無臣灑血橫屍之所若欲借此苟且利祿即與夤緣起復之鄙夫何以異乎臣聞之為祖宗報讐者天子之事為君父報讐者臣子之事臣復讀陛下登極親征之詔叩頭流血謂陛下立志如此必能光復二京迺瞻踰時翠華未出使觀望者離心即砥礪者亦解體故千里赴闕迅請六師甫至金華而徽州告陷若虜從漳安順流而下則方國安之兵腹背受敵從開化步騎並發直走諸暨則鄭遵謙之兵水陸夾攻是無浙東也藩籬既撤堂奧震驚臣恐八閩亦難安枕今日為天下大計兩言而決耳曰陛下出關則混一可期不出關則偏安亦不可保今日為江左急計三言而決耳曰不復徽州不

嶺海焚餘上

適園叢書

可以保江東不復浙西不可以絕杭州不復上江不可以制

金陵聞永勝伯鄭彩已出江右肅虜伯黃斌卿已出天台總兵黃廣已守衢州無庸再計則恢復徽州宜命定虜侯鄭鴻達任之精兵疾趨勢如隕籜即窺寧國不宜刻緩靖夷侯方國安防守嚴州以至富陽恢復杭州一以委之計國安未能越杭而略浙西則姚志卓勇而知義有眾七千見屯臨安全營可拔金有鎰殺妻子而與師戰虜三捷威名頗著鄭遵謙列營江上固守紹興之外猶可出偏師以相犄角三將合勢出沒嘉湖蘇松之間絕其糧道斷其聲援不過二旬四郡義兵伏而未發者收之可得十萬即杭州之虜直遊魂耳按臣黃澍願以身任上流誠能破羣疑以責後效使左帥部曲一呼而應亦足連衝江楚與諸將會於南京然後徐圖冀北此所謂三言而決者也陛下躬擐甲胄祇謁孝陵自此日夕瞻薪義不旋踵而剋期屢改計羣臣所以愛陛下者不過曰天子之出宜萬全兵餉未足不敢以至尊為孤注而已漢光武騎牛殺尉有何富強之可因麥飯滹沱有何萬全之可恃精令陛下不階尺土豈遂不能徒步奮呼建中興之大業乎且宋眞宗據天下之全契丹入犯非有積怨深仇故奸人得進孤注之論今陛下親高帝之孫九州版籍為虜所覬覦萬姓衣冠為虜所役使二京陵寢為虜所侵陵一身託於閩粵勢危而時迫方當自以其躬為孤注激發忠臣義士之氣奮迅出關四方響應何地非餉何將非兵若直為此遲回坐失大

嶺海焚餘上

適園叢書

信于天下豈有空言籠絡足以感動羣倫者臣恐狡虜有以窺陛下之淺深事必敗矣此所謂兩言而決者也至若義師諸將體均而權不一宜得才望大臣以督之副都御史黃鳴俊久任兩浙威惠素著請以節制諸軍不特豪傑歸心卽僞撫張存仁等所募營兵漕卒皆熟其信令可使一時反正原守銀山都督僉事鄭天鴻知深勇沈特身廉與士信并合夾輔鳴俊假以便宜此復浙任人之當務臣不獨爲維桑請命也伏乞聖鑒施行

爲鄭遵謙訟功疏

爲詳述首義之功兼破羣邪之說以存萬世公論事臣監軍江上與總兵鄭遵謙同心共濟上報國家遵謙獨保江東功

儲養徐上

三

通圖叢書

在社稷其一時奮發五月勤勞小則宜推重於一時大則宜垂信於後世臣而不言誰當言者自六月虜入杭州八府震恐紹興通郡狂汲汲籍吏民封府庫齎降表牽牛擔酒而朝貝酋者如市髡髮之令風行旦夕惠藩甘赴會城士民挽之不聽魯藩遠居台郡狡虜索之甚嚴而宋大典方國安且私鬪于金華誰敢奮舉義旗爲中朝吐氣者遵謙率諸同仇密謀迅起首斬彭萬里繼斬張懋并縛官撫澳碼旗於演武場萬人踴躍列陣江干先是左營兵脫巾索糧道臣於頰諭之曰杭州羅木營兵已散今事勢不同何糧可給汝曹且休矣維時弱者欲歸強者欲謀遵謙密遣腹心招其頭目令無散失甲仗以需後用遂以典屋之價五百金給之不足毀盃

辱管珥以繼之故士卒歸心聞風咸集用能發兵扼江力拒虜師十日之後而王之仁至一月之後而方國安至然後晝汎夜防始列戍於長山繼札營於小壘當海寧之渡兩潮可通距喬司之衝片帆卽至越江而戰扼險而巡斯亦先事之密當事之決與後事之勤足以動鬼神而照耀今古矣嚮使江東無遵謙則魯藩必受脅台郡必被兵宋方兩軍之戰虜得收漁人之功孫熊一邑之師虜得操壓卵之勢由嚴州而抵街口已扼新安之後門窺衢界以撼僊霞復搖八閩之前檻又安得從容指畫光啟中興哉由斯以談遵謙固今日之首功也夫建非常之事不避怨勞挾不羈之才必多疑謗彼鄙夫忘君守財斲力叛紳拜虜蒙面喪心自宜稍加徵發以佐軍興而修怨者遂欲彎弓而射之反言黑白倒執短長如朱守紀之流良亦悖矣遵謙使納印之吏襲冠帶而號忠臣獻籍之民奉髮膚而稱孝子今且抵掌冒名覲顏竊位當虜欲方張義旗未舉之時謂悉何在且使義旗未舉虜欲遂張則守紀不過披髮左衽犬羊之編戶耳遺體不全家業不保妻子不自有又安能虛捏舊銜希圖新授挾持浮說上瀆宸聽乎且與義兵爲仇必與叛臣爲黨彼欲去頗牧以敗趙殺光羨以亡齊爲此譁張離我雄俊非奸人所主唆卽狡虜之閒諜所當拘之司敗明正典刑以昭陛下厚念功臣之意者也抑臣更有請焉遵謙千里拜疏昨奉明旨止稱倡義興師似尙掩其保疆之績兼及聯翩仗義又復煩覈實之文在遵

儲海峽錄一

四

通圖叢書

謙忘身殉國諸臣戮力一心原爲忠義不事功名豈有虛誣妄干恩澤何可令督輔之往返者移遂淹數月又加以部司之看詳題覆動輒經時徒傷壯士之心不張敵愾之氣所望陛下敕部竟行敘用至于贊畫舉人葉汝菹協謀戰守恭迎聖駕備歷勤勞並望立爲優擢者也且誘來本於錄往卹死所以勸生使肝腦塗地猶無所託以慰忠魂則矢石交身復何所爲而趨實禍則陣亡文武諸臣并望陛下敕部從優卹贈者也臣又聞遵謙前蒙陛下遣臺臣王景亮親齎手敕錫以殊榮同事諸臣皆加優擢是樸忠未達之先天語極其優渥而率屬朝宗之後恩禮反覺尋常更望陛下欽定爵銜賜之將印庶臣得馳急足而至江干奉皇仁以激厲將士謂聖

德海焚餘上

五

適園叢書

論停刑疏

臣伏見陛下殺逃官一貪官二特頒聖諭嚴於雷霆而輒中止臣以爲陛下此舉殺與不殺兩失之矣陛下欲殺人當與大臣議可否其難其慎定而後行一成而不可變今令出於獨斷議屈於羣撓不可殺而欲殺之是陛下輕人命也當殺而不得殺是陛下失主權也陛下舉事而始不慎終不信一之已甚而又至再使四方觀聽妄有揣摩陛下用刑如此

何以用兵立法如此何以立禮願深維往失益茲將來言而不行寧不言臣違臣蒙陛下獎其敢言不敢不言以負陛下千冒宸嚴無任隕越

辭禮科給事中疏

爲明主有如天之度微臣有匪石之心懇辭科銜仍赴軍前以畢初志事頃臣席藁具疏辭泉州知府之命激切之際語不擇音伏蒙聖慈不加顯戮旋接郵鈔以臣停刑一奏破格擢臣禮科給事中臣植心兩泣陛下至虛至明之衷何人不可用何事不可爲臣雖肝腦塗地何以仰酬特達之遇然臣聞之不奪人之親者明主之仁也不奪人之志者亦仁主之明也臣竊自維人臣之義與人子之心就監軍而辭郡牧益

德海焚餘上

六

適園叢書

欲舍安土而履危疆非敢薄外官而希清秩臣六年進士五月知州三載林泉甫期苦由匍匐得再見漢官威儀服闕之後赴部補官不過一知州耳考滿給繇循資內轉不過一員外郎耳昨蒙欽改京銜於臣本來已爲速化今驟居封駮之司以禮名官卽當以禮自守奪情而爲知府與奪情而爲禮科賢不肖之相去其能以寸乎且使天下之人謂臣薄知府而不爲慕禮科而遽拜仍居禁近不履疆場口舌得官矯情釣利是清畫攫金而笑投金於暮夜者也伏乞陛下收回成命臣仍遵前旨爲忠義營監軍必不得已願受職方副郎之銜以昭陛下能受直言破格用人之美於臣足矣且陛下改臣爲知府與改臣爲禮科皆非初命臣規陛下以信臣不敢

自失其信臣事陛下以禮願陛下亦用臣以禮謹瀝樸誠仰祈俞允

樊忠討逆疏

爲樊忠討逆以申大法事臣伏見北天之墮四海碎心安皇定位倣唐宋以六等定罪而奸臣竊柄政以賄成顛倒輕重徒修門戶之怨於是宵人踊搃謂節義可以不立叛逆可以不恥寇讐可以不雪法紀可以不設浸淫喪心而以天子爲奇貨與犬羊爲市此皆受朝廷之厚恩高冠長劍者也使江左復沈瓦解土崩由於國是不定今陛下赫然欲興高皇帝之鴻業則忠逆之分數賞罰之權衡宜別有振作不在遣將出師之後臣愚謂樊忠義者先賤而後貴討叛逆者先貴而

續海禁錄上

七

適園叢書

後賤此激發摩厲之權不可易也臣所見山陰儒童周卜年未登鬢序身任綱常厲令既下之日慷慨賦詩投於東海三日之後乘潮而歸衣裳不改面貌如故當特祠表揚以答其精爽而後及於生員王毓著潘集推而上之同知王道焜參議馬鳴霆沈胤芳外臣也行人陸培小臣也巡撫祁彪佳左都御史劉宗周吏部尚書徐石麒自有應得卹典矣夫受恩深重之死靡他有心者自知引決若偷生可以無罪而能殺身成仁非有殊衷不足發忠義之氣臣嘗語人曰吾輩不能力衛封疆而使鄭遵謙倡義周卜年等死節自當巾幗而葬此非私言也若杭州之陷則有錢塘縣知縣顧咸建從容就刃臨安縣知縣唐自彩舉義謀洩爲虜所支解徽州之陷推

官溫璜手刃妻子女五人然後自殺寧國之陷原任山東巡撫王祖德起兵以圖恢復臨陣被擒虜得而轡之其子王萃同時就死蘇州之陷有徐汧盛王贊松江之陷有葛麟盧象觀揚州之陷有何剛施鳳儀吳爾璫豈非秉彝之好氣義激揚位無尊卑不謀而合哉夫犬馬猶知故主匹夫匹婦尚矜名節乃有累朝元老漏盡鐘鳴而獨拜虜廷深相結納如禮部尚書姜逢元者援虜增爲同宗受宴受幣持虜旗張虜示挾虜卒以歸紹興驕其鄰里且爲其子姜天樞乞鹽運使孫姜希轍乞內院於腥風羶雨中極膏腴清華之秩爲墮開墮斷之謀此而不誅何以謝高皇帝又如吏部尚書商國祚搖尾乞憐於逢元以希引進臣不識國祚一旦入地已非天亡

續海禁錄一

八

適園叢書

而甘心負國遂至於此推而下之姚應嘉金蘭等之辮髮從胡俗也陳之遴錢梅等之句引陷桑梓也錢震瀧之跪門求用爲貝酋所斥也傅巖等之受僞官招搖外任也如臣鄉縉紳其潔身自全者頗少此曹平時剝民誤國惟患官不高富不極一日禍變上之不能自裁次之不能舉義下之不能捐財力以佐軍興若王師至而猶不能反正內攻以贖罪卽留此不義種類滓穢天地何所用之宜命督師照李晟復京事卽行顯戮以張天討若鄭之尹已渡江見虜剃髮而歸有子遵謙倡義大功宜削其官而赦其罪使人謂幹蠱之子可以保全其父旣以教忠又以教孝斯法與情兩協者也故臣謂樊忠之典宜厚於韋布其自一命而上亦分內耳討逆之法

宜嚴於甲科其自貢監雜途以下卽難民耳臣所未聞未見皆可類推陛下如以臣言不謬通行申飭嚴賞罰以正國典一貴賤先後閒而大聖人之作用見矣臣草疏畢復思威廟蒙難文武大臣宜走宮門護聖駕倣嵇紹死乘輿之前今或從容官邸以圖自盡者忠矣猶未正也故御史王章以巡營之責力與賊抗脅降不屈被害於阜城門獨以正死此部議謂二十四人中死尤稱烈者照殉難巡按張銓例當贈兵部尙書而靳而不予其子官生之杖從義師江上願著英稱今聞闕下爲父請命部覆未上困頓旅次求一故人衣食且不可得夫光時亨之子尙蒙陛下垂憐王章之子豈可拘以常格乎正祖德之弟正祖藩九死一生陳其兄姪死節狀兩

續海峽錄上

九

適園叢書

陸辭忠告疏

爲恭繹聖諭未盡之言謹附同朝忠告之誼仰祈申飭文武羣臣共圖實政事臣承恩命卽赴江干誓死誥戎餘非所問顧於召對之次聖懷洞達無不悉之情退而思維通夕不寐以陛下大有爲之君而天人交處於不足羣臣苟有良知皆當引罪請死奈何呼之猶不應乎臣觀古之集大業者上作志則下作氣上作氣則下作力今中興之計陛下勇決而羣臣出以從容卽親征一行陛下自然而羣臣類於勉強其諸因循苟且未易盡陳兩京積習牢不可破陛下至於作力矣

續海峽錄上

十

適園叢書

羣臣且有未能自見其志者是臣所終夜永歎也李綱之於宋撓之聽折之不從高宗決意棄之而成偏安郭子儀之於唐無事則就閒有急則赴難肅宗未嘗決意用之而亦成再造今封疆之臣言及於內而綸扉之地制不及於外矣其最可懼者武人得操政府之權臺諫尙有私門之謁邪正各具彙征之勢君臣亦存聯絡之形其最不可長者易於言君而難於言臣易於言相而難於言將易於言功而難於言過其最不可不戒者不奉令而奉意不畏理而畏勢不爭軍功而爭官體不斷實事而斷空言大臣旣未有膽識能爲陛下決大疑定大計動人於千里之外而小臣復少死職之人若有微示重輕以分趨向則陛下必歛立於朝廷矣且卽使趨向不回輕重不失詭詭沓沓待挽待推若天下之事惟陛下事而羣臣無所與焉幾何而不敗凡人之心分而爲十分用其半於公用其半於私此今之所謂賢者也然而用五分之私足以集十分之害用五分之公不足收一分之利凡人之力分而爲十分用其半於緩用其半於急此今之所謂中行也然而用五分之急僅足乘三分之勢用五分之緩常足失七分之機今何時也陛下爲孤君羣臣爲危臣不言憂樂而呼吸判存亡不言得失而造次爭生死如今羣臣曰吾能拜犬豕則可若猶未敢爲此言也豈可呼之而不應哉臣今日行矣臣知陛下苦衷敢以此爲同朝告其所以告陛下者陛下固能容之亦曰輕信人者必輕疑輕出言者必輕改慎報

故人之德勿多假以重權偶開使過之門勿屢干以清議蓋用百君子未易成功而用一小人卽能致敗愛民貴乎不擾今且有十年九牧一事兩行之煩虛受視乎能行仍恐有說而不釋從而不改之病此區區之愚終欲自獻若夫駐蹕不可久出關不可遲惟願毅然決計勿復以建寧爲天興而已幸陛下與諸大臣留意

帝覽疏命翰林繕寫於文華殿屏障閒俾君臣交儆鄭芝龍以爲同於市朝之撻欲車裂金堡而後已從此崎嶇閩浙無一步不踐危途矣

論馬士英不當復職疏

臣伏見陛下復馬士英官設爲功罪以相準其所爲功與士

嶺海叢書上

十一

適園叢書

英無與且皆不得已而爲之辭者也其所爲罪犯二祖列宗天下人之怒陛下不得私赦士英使人謂陛下輕祖宗安皇帝太后而重鄭芝龍首反居下足反居上臣未見其可人有飲醜而死者必覆其餘瀝士英安皇帝之餘瀝也北京未復用一士英而失南京南京未復用一士英必并失福建豈有以宗社存亡徇一勳臣之情面者且士英之功罪不待辨而決之芝龍非遂倒視黑白其所爲此特欲使陛下失人心耳若曰借以收方國安則國安之忠不忠故不在士英之用不用也陛下能自強謹持理法以御下則拔扈者必臣不能自強倒持理法以聽下則臣者亦必拔扈今使人臣內外比周挾勳鎮之兵威以脅朝廷使不得不復其官士英已無人臣

禮陛下亦安得而臣之乎今卽使士英能復南京還安皇帝太后猶無以償東南百萬生靈之命陛下曰言愛百姓而先庇一害百姓之人曰言報祖宗而先縱一覆祖宗社稷之賊無以自信於天下至謂舟中一見能識真人倘有疑陛下利安皇帝之亡而歸功於馬士英者則豈可哉臣愚昧不能多舉違事卽如魯藩復用士英督師浙東萬口號爲翻板弘光臣誠不忍以陛下聖明再蹈此轍取笑四海貽譏萬世敢進其狂直止此過舉若夫士英之罪雖虜寇亦能知之無俟臣言陛下勿憂其北走胡而爲此羈縻也臣繕疏甫畢陛下仍用彭遇慶爲僉都御史馬士英王期昇彭遇慶皆用是懸榜而招小人矣小人何嘗無才但能亡人國耳期昇曾經臣論列猶以遠臣諫不敢未信而多言遇慶經臣面奏是以諫臣諫不得聽則陛下未爲能納忠臣未爲能盡職也陛下未爲能納忠臣生有餘媿臣未爲能盡職臣死有餘罪臣聞諫臣之道後事而爭之不如先事而止之臣竊幸有先事之止不煩補牘而遂以因循貽後日之爭若屢翹陛下之失以便其沽名賣直之私者非臣愚所敢出也乞削臣科銜以爲溺職之戒臣不勝隕越謹昧死具奏伏候聖斷

先事陳情疏

爲謹陳江東之變局并剖微臣之素心懇祈聖斷亟賜處分事臣以十九日至温州與督撫臣鳴俊定臨江進討之計輔臣議抵金華卽遣中軍都督僉事鄭有亮監軍光祿寺少卿

嶺海叢書上

十二

適園叢書

朱子觀率兵直走臨安與忠武將軍姚志卓合以窺杭州之西北一面速請聖駕出關鎮定異萌一面調兵徵餉陸續接濟臣卽從台州徑赴忠義營矣臣自惟受陛下特達之知初無一語欺飾以負天地而事會所遭輒不從心迹涉於欺言皆成罪不得不先事以告陛下者遵謙兩迎大駕力主開詔其歸嚮不可謂不篤今聞受魯藩義興伯爵諸人俱拜勢不獨異卽揆之功名之心與危疑之情羈縻瞻顧未能遽絕皆宜有之臣至軍前可令立繳藩篆然陛下之駕不出三衢督師之兵不臨江上卽遵謙獨奉正朔而二心之羣橫截於中聲息不得相通緩急不能相救此曹不敢奪遵謙之兵其以斷遵謙之糧也有餘矣遵謙若舍殺虜之初心返戈內向卽爲不義若坐而待斃是不死於虜而死於高皇帝子孫之手也臣至軍前亦可通啟魯藩馳檄文武諸臣反覆勸戒以明大義然陛下之駕不出三衢督師之兵不臨江上臣與遵謙共奉正朔此曹不敢殺臣之身其以阻臣之行事也亦有餘矣臣若遨遊於二帝之間卽爲不忠若中道自棄一事不成是向以朋友之誼猶可展手足而今者奉天子之命并不能置筆舌也臣已與輔臣鳴俊約矣今當與陛下約二月爲期接應不至而魯藩拒命道路阻絕遵謙之營不能自拔則臣先事之陳不啻再四臣卽束身以奉使無狀自拘於司敗耳若夫欺君之罪非臣所敢任也臣之心迹至明至白其修晰陳事至真至切伏惟聖鑒

續海焚餘上

十三

適園叢書

繳救印疏

爲微臣奉職無狀束身歸朝恭繳救書關防伏候聖斷處分事臣以正月十八日至忠義軍恭頌恩命鎮臣鄭遵謙率諸將士踴躍拜受卽擬遣子懋繩左翼總兵官洪聲督兵迎駕有定議矣先是遵謙爲江上諸臣所齟齬屢有奪糧之弊一軍嗷嗷已幾兩月行糧未措遣發維艱而會稽縣庫額徵之餉復爲方國安中軍藩封定南伯俞玉者劫去遵謙不得已躬自入城稍示彈壓田仰客鳳儀共挾私隙列陣藩宮伏兵殿側襲殺遵謙斷指傷臂劫掠居民幾成大變遵謙歸迅速章糾之格而不下此則遵謙孤危內變未知死所之勢也臣甫至台州陳函輝密啟魯藩欲殺臣矣旣至紹興環起而攻者謂臣藐視監國抗不受官今旣入閩乃復至浙搖動人心而方國安王之仁等復爲王期昇馬士英修怨遂借黃澍一案指臣爲虜謀欲立殺臣而後已臣竊惟王之仁故無足怪國安卽欲殺臣則請命於陛下耳乃假手魯藩此何爲者也遂具啟稍明出處本末而束身歸朝恭聽聖斷此一舉也國安語御史陳潛夫若臣不入閩則已如果入閩必甘心於臣臣謂猶有朝廷則臣有罪自死於天子之鈇鉞寧有死於強臣之刀鋸者乎願臣反躬自思臣之罪臣自知之亦何必諸臣箝網四張也臣以縲絏不祥之身倡義餘杭與姚志卓同敗而終不能與姚志卓同功上之不能死節以教忠次之不能守制以教孝冒昧行閒往來閩越有何實效裨益國家卽

續海焚餘上

十四

適園叢書

以直言蒙陛下不世之知亦口舌得官耳乃碌碌道途未能了鄭遵謙一事并不可謂之說客是臣之罪也臣徒以力請親征結怨勳貴今黃道周既敗於前鄭鴻逵復退於後四方爲之喪氣萬乘不可輕行臣業已欺江東父老而又不能荷戈先登與健兒爭一擊之長乃類於賊虜貽君父是又臣之罪也臣初謂江東可以坐定浙西可以力復杭州可以閒取義師可以驅策今事機既失關外動搖僅一督撫坐鎮三衢爲已壞之封疆收拾殘局尙恐不支若臣敢爲大言以欺陛下是又臣之罪也願猶有可解者曰愚若黃澍者陛下雖經賜敕澍雖經拜疏然舉國持疑卽愚人亦知捫舌而臣謬爲反閒可用招來可必澍之反正今未有期設令濫先朝露則

嶺海叢書上

十五

通國叢書

澍終爲叛臣終爲黨縱聖明矜察不投三至之杼臣亦何面目舍圍扉之外以爲居斧鉞之外以爲命乎且使天下之人謂陛下弘獎人才每多破格而猥蒙寵遇如臣者使悍將奸黨得借題修卻侮辱朝廷傷聖世平明之化而玷陛下知人之明此尤臣所刺心扼吭而不欲生者也謹恭繳敕書一道忠義營監軍關防一顆席藁於衢州旅舍伏候宸斷處分倘蒙聖明念其無他而不加顯戮乞削臣原官予以應得之罪臣卽遠禦魑魅不敢忘死以圖報聖恩於萬一至若鄭遵謙效忠原切值勢多乖所積猜嫌半因歸命今聲靈未及逃死爲難更望聖慈多方矜拯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爲此具本端差臣標中軍參將龔朝植恭捧敕書關防繳進并齎奏以聞

請終制疏

爲感蒙聖鑒慚負心期恭謝天恩再請殮斥以安愚分事前臣具微臣奉職無狀等事一疏奉聖旨鄭遵謙事情知道了黃澍一案各有本末朕自能鑒諒三衢事勢全倚督撫鳴俊收拾忠義營監軍既有不便應回行在供職敕書關防準繳進該部知道欽此臣跪誦之際感激涕零伏念臣遠臣孤立徒以直慙開罪動貴陛辭以後日夕風波洶海流言不勝敗口陷胸之禍今漸出虎狼之口依光日月得再見天顏死且不朽除卽遵旨赴行在謝恩不敢稽遲外臣又竊自惟古人君之於臣或破格而相原人臣之於身惟計功以自責臣飲水三月積愆百引監軍不能生敵愾之心奉使不能張王人

嶺海叢書上

十六

通國叢書

之氣無功有罪臣實自知至若犬馬樸誠萬有不能自安者臣以苦次餘生起談釜革非敢苟且功名陛下欲見孝陵臣亦欲見祖宗墳墓其所趨江許歷行閒冀藉鐘鼓之靈迅復杭州臣得攀先臣宿草一慟而絕固千載一時耳卽不然而海門咫尺猶可望故鄉雲樹寄其哀思又不然而從諸旅灑血郊原亦不失狐死首丘之義處臣夙昔之所期也而二心險仄之徒借端構讐臣以魯藩不辦殺臣其辦殺臣者亡國餘魂疑狂疑墜徒傷大體無益國家遂拔足而歸然臣於初志已心摧目斷矣臣去歲受恩之時同官張利民趣臣赴任以受職昭陛下納諫之美以不到任盡人子不忍忘親之心今陛下寬其斧鉞而臣因緣入垣辦事是臣既負主知復負

初志伏乞陛下終削臣官以全臣節若以聖世無棄人鉛刀
尙可一割則臣服闋赴部爲期非遠敢不龜勉圖報高深此
於君臣父子之倫兩全不悖深冀聖慈曲加矜許

再請終制疏

爲再申終制之請仰懇天恩俯遂愚誠事臣兩具疏辭職未
蒙聖慈放免臣以分屬小臣不敢遷延道途屢瀆天聽臣奉
差宜復命特鑒雪誘宜謝恩且出十死一生宜稍盡犬馬戀
主之私謹趨行在於本月十五日見朝訖臣雖一介志存名
節憶當筮仕之初見先臣黃道周諭楊嗣昌根本已壞節目
何施臣讀其言每爲歎服今卽國當奇變不主故常然與鄭
遵謙姚志卓等戮力驅場於心差安於義差合茲備員禁近

請終制疏

十七

國圖叢書

始於倡義終於持祿已虧名教實負本心此臣區區深以惕
息臣伏讀聖旨墨綬隨駕征討正合金革之禮非不知仰借
明綸可自解免願臣力請陛下出關而臣乃復入關矣雖不
得已亦心傷焉疆圉孔棘廟算成艱幸浙幸虔尙無定畫爲
征爲討當在何時在陛下可以萬幾周六合原非虛文親征
而臣不過以一身治一官何必虛文隨駕伏乞陛下特允臣
請許於服終供職使臣進退無嫌大倫此尤朝廷克謹民彝
之務臣不獨爲私請也

三請終制疏

爲憂時雖不敢辭陳力尤無所據冒罪終請仰祈聖鑒事臣
兩疏終制天語弼切諭以時事安危之機君臣相救之義與

國家兩全之禮臣伏讀感泣苟具心胸何忍言去臣聞時平
則貴能讓世亂則貴能任以今觀之容有未然今天下不乏
能任之人也撰救鑄印惟見才多課職獻功惟見才少夫乘
危急之秋襲取功名斯已薄於君臣矣復使不肖如臣者開
一奪情視事之端利祿攫心薄於父子亦何取如此人而用
之且使臣能操戈殺賊力禦疆場爾忘家未爲不可今懦
而無武不金不革於禮安居若乃入垣辦事責在建言而朝
廷納言之途未嘗不廣大小諸臣工師技藝人皆得言言皆
得見卽臣橫被知遇以直言而授諫官非爲諫官而始直言
也然則今天下所少亦不在言所少者擇言之識與能行其
言之才耳臣卽龜敏圖報於實效空言兩者無一而可而徒

請海表錄上

十八

國圖叢書

有薄於君父之愆此臣所爲不忍言去而終不敢不辭者也
夫訓士以勇貴在知方觀人以使本先有恥臣豈獨爲一身
愛名節哉願陛下深察曲全臣志至於遵旨候對臣誠欲稍
畢其區區之意苟片語有神亦戀主微誠所不能自己者臣
不勝懇切待命之至

極陳時事疏

爲危亡之形日迫補救之術全疏懇乞速定廟謨無狃積習
以蹈覆轍事臣至行在九日矣自去冬陛辭迄今八閱月所
見所聞有君無臣猶之乎前虛文盛實事衰猶之乎前營私
殖利猶之乎前處堂之嬉朝不知謀夕猶之乎前而兵愈單
餉愈匱封疆愈蹙陛下之志愈狐疑而無所倚仗今恢復之

說幾成夢墜陛下無謂前此規畫遂足捍禦今虜以精騎三千直叩關門能必一丸泥封其險乎萬一不能御營之兵既弱且少八閩人情脆而喜變儲無宿糧守無宿備陛下無謂諸高冠長劍者皆可以共生死凡羣集闕前以陛下爲利之所在者異日必以爲害之所在而去之惟恐不速今卽借端速引而亦有所不知也陛下雖武誰與嬰城內備旣不可恃外援可待能如宋高倉卒之際介馬疾馳虜追及於甌止矣今舍閩則廣廣不可則海此有異南宋崖山之轍耶陛下不動蹕則閩兵亦各歸其家幸虔旣不可旦夕安幸楚又不可旬日至能如羽林神策以死衛蜀道梁洋之難乎萬一又不能陛下何所稅駕今士之勇怯戰者不知備之緩急守者不知道之險易走者亦不知苟且無事則鋪張中興粉飾太平而已其稍有知者第撫膺頓足以爲無可如何嗚呼可爲寒心一至於此願陛下明敕羣臣竭心致思國至於將亡亦宜憂人至於將死亦宜悟有能任虜之不至至而戰必勝守必固者若而事設有不幸能收餘燼以爲再舉者若而事能者可者竭蹶而行猶恐其不及勿徒以一會議塞責勿徒謂某處有某督撫某處有某勦鎮某勦鎮已晉封頒印某督撫有尙方加敕可以無恙塞責庶幾殷鑒浙東百有一濟宗社臣民不勝大幸臣三辭不允兩候不對自傷無以解聖明宵旰之憂臣之來不爲偷安臣之辭職亦不爲逃死臣之迂愚以爲不莅職而死異日見高皇帝於天上或無誤國之誅見先

續海錄上

一九

通國叢書

臣於地下亦冀免忘親之罪耳并祈聖鑒終賜曲全

請決策出閩疏
爲罪言且滋野謀徒切再竭狂瞽以盡寸心事臣伏觀陛下以南宋敗殘之終局爲本朝恢復之始基踐祚一年蹙國百里此人謀不臧而所處之地失也自古中興之君未有不於死中再生世中再存者五胡相殘晉始安枕兀朮再窘宋高徒以楚蜀長淮尙爲藩捍兩河忠義日擾腹心竊以稱臣結其苟且泠灤次在胸安翔在步願陛下盡棄天子之文躬行將帥之實設令遂返天輿此繇泉州港自謝女峽遷於硎州至崖山舊路也陛下旣不屑爲豈可坐困延平待其自斃今誠能大戒文武聲言復浙爲漢使者晨入韓信之軍直走湖南獎率銳師竟擣荆襄招來兗豫中原豪傑羣起相應逆虜聞之以爲陛下必天而下必不敢取我棄尾自喪首脊此上策也簡閱忠義移蹕虔州疏通江廣兼顧閩浙丁魁楚等後勁於南雄萬无吉等前茅於建撫急呼楚師爲之連臂此中策也乘水兵之出并勢出關撫慰潰散合爲一路與虜浪戰勝不虛生敗亦不徒死世下策也若往來延建觀望經時幸虜之不來而虜必來冀關門之可守而關門必不守輕騎叩城避不暇走是爲無策願陛下熟計之當今之時猶有稱王者之師宜萬全八閩之地爲根本者今直有王者未嘗有師度之時勢萬無一全而空飾觀聽恐賊已入門猶傳呼拜客如北京故轍可爲痛心且有閩餉一百二十萬守關門而不

續海錄上

二十

通國叢書

足何與於進取卽有閩兵數萬求一戰而不可得何益於勝負之數陛下歲餘所多者天子之名未能報讐雪耻之過耳其實與鳳陽蒙難同一寄生誰爲根本惟陛下深思之臣二十二日具危亡之形日迫等事一疏尙未得旨貌言皆華苦言皆逆然時事至此安敢不言幸無以譴顏文其充耳臣卽獲罪稍慰此心矣

終請守制疏

爲言官有不得不盡之職掌行已有不得不守之廉隅誓死陳情終乞守制事臣四請終喪未蒙俞允前以國事日壞義不忍默拜具危亡之形日迫等事一疏奉聖旨奏內滿紙憂危惜無實著金堡果有救時經濟著卽條議來以憑委用該

續海虞徐上

三 通國叢書

部知道欽此臣汗浹於背竊歎票擬大臣何諒臣之厚而待天下士大夫之薄也陛下御極一年所矣所言者匡復所籌者兵餉所進退者人才卽當路諸人受恩深重憂國奉公自其分內豈臣不至片紙亦無憂危豈臣不言滿朝遂無實著且抱術救時寧甘懷寶豈臣職在進言無容論而不爲諸臣道在立功願當存而不論乎夫責臣以實著此試可之至斷也期臣以救時此虛受之盛心也願令臣條議孰敢不讓而談及於委用又何疑臣之薄哉臣聞之言而求利與言而求名皆有道所號爲小人臣通籍七年居官者五月耳苟非虜踞桑梓誼不廁身仕途且以終制力辭雖奉嚴綸臣行臣志未始到任若纔開口論事便謂有所要求則臺省遂成由實

之徑封章皆爲擢位之媒臣非未受主知何必建言求用如以競進之心待憂危之志人生品行存者幾何且使九重之上疑諫臣論列本非愛君不過竊利圖榮豈特沽名賣直是范鎮所謂陛下有納諫之資而大臣進拒諫之計者也君子卷石以避不肖之名小人必攘臂而爭不肖之利則國家汗隆人才消長分於是矣臣雖愚陋亦當爲一身愛此名節爲言路守此紀綱豈容混迹披垣復爲忠臣孝子所笑伏乞陛下立削臣官以存君父之大防以別言功之實效至於臣弱植之衷本無經濟卽有條議不合時宜頃於未奉旨之先已具罪言日滋一疏倘蒙聖鑒聊盡芻蕘亦不敢再有建白以蹈尙口乃窮之戒

續海虞徐上

三

通國叢書

請處分疏

爲懇恩特賜處分事臣竊見輔臣曾櫻奏內稱平國公鄭芝龍所最恨者臣堡以上布其言於後殿同於市朝之辱可權處分以示慰安之意抑何忠於陛下而深愛臣也臣自去冬十一月十七日陛辭之後千風萬波卽方國安之欲殺臣明云平定二侯有書與之臣不敢深言今合輔臣之言則已較然矣陛下不卽處分恐異日有甚於陛下之處分者臣卽不敢避禍然於國體則愈損矣臣本無才術可以裨益聖朝儻如輔臣之議一處分而可使無兵有兵無餉有餉苟利社稷死且不辭臣復何惜此官不以仰慰宵旰且臣受陛下深知卽形迹日疏而神志相照用臣有經舍臣有權願陛下無惜

一臣卽有嚴道無殊于錫命也并乞勿下臣章別賜指揮恭候聖斷

附刑科給事朱 奏單

同官金堡原在制中平虜侯臣每對人切齒而談其隱蓋有深意存焉皇上用之扈駕則愈見參差矣若遽處分又於國體有損不如令之終喪庶幾兩全而無害 聖旨金堡準守制去服滿候用

堡於終喪蓋四請而不得乃得之於朱君其所以得之者曾也亦鄭也使堡終爲人子其錫類也大矣能無感乎

一上魯藩啟

爲祖仇不可忘家難不可構請持理勢之平崇仁讓之美以

嶺海英餘上

三三

適園叢書

定中興一統之計事職以書生棄家抗節始與姚志卓會師餘杭繼與鄭遵謙同盟江上馬晉允謬列職名蒙殿下職方正郎之加職不受而入覲請師遂以直言受知銜命監軍職非輕殿下而不臣私皇上而效命也職聞天下之大非一身所能爲一家之仇非二心所能報一矢可折九矢不可折雖夷狄猶能言之職等倡舉義旗初非爲殿下爭天子亦非爲皇上定諸侯直欲爲高皇帝二百餘年摧蕩靡清之功雪恨耳計高皇帝在天之靈與其兩孫相持不如一孫獨任計諸臣所仰體高皇帝在天之靈與其兩主相衡不如一主獨令昔更始稱尊劉縯止居大司馬之位湘陰繼統劉崇亦守節度使之官縯豈甘以賢讓不肯崇豈甘以父讓子哉恐一家

之中有二天子卽外患得以相乘也今且無論帝王之名與

先後之序殿下以姪事叔則今上旣非湘陰殿下以賢事聖則今上并非更始卽上表稱臣拜疏迎駕豈遂爲屈已乎古

今事勢略有鑒觀有以諸侯爲天子者矣未有已爲天子因一諸侯不順而遂自貶爲諸侯者也然則兩大相抗必至於

離兩離相戾必至於敗使狡虜得乘瑕觀變坐而收漁人之功誰爲高皇帝不孝之孫誰爲高皇帝不忠之臣恐殿下與

文武諸臣不得辭其責矣殿下至仁至讓職所深知願使輕薄險躁之徒扼腕抵掌而張拒闔之聲寧有江東十萬之師

合之未足以退虜而用紹寧台三郡之眾分之又足勝皇上者詩云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今當禦侮之時而自啟閱牆

嶺海英餘上

三四

適園叢書

之覺此亦與諸臣忘家報國之初心自相刺謬也殿下誠能排羣議以奉一尊異日光復二京祇謁寢廟皇上之功不過漢光武而殿下之德乃過於周文王厚實不虧而顯名爛焉卽皇上亦安能屈殿下哉職奉天子之命而來監軍固不容鄭遵謙不納儻謂職非殿下之臣難與共事職仰體皇上親睦之誼必不以去就開爭端如以職挾持異說搖動人心將甘心於職職固高皇帝之忠臣亦非今上之私臣棄此七尺如脫屣屣事後反觀則合今日佐命諸人無有如職之能愛殿下敬殿下者惟殿下少垂察焉

再上魯藩啟

爲守義不可以逆誣僇不可以威屈敬陳立身本末仰祈